

伪生活

贺奕

海天出版社

断裂丛书

韩东主编

伪 生 活

贺 奕

海天出版社

断裂丛书
韩东主编

责任编辑：徐丹娜

封面设计：欧 宁

责任技编：陈 炯

责任校对：陈 军 黄海燕

书 名 伪生活

著(编)者 贺 奕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 址：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 编：518026

印 刷 者 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册

I S B N 7 - 80615 - 966 - 5/I·262

定 价 15.00 元

贺奕，在时代之外

于 坚

1994年的某个时期，我与贺奕在牟森的戏剧车间演戏。演出马上就要开始，贺奕还在后台的门缝里朝台下看，他担心有认识他的人来看演出，看他出尽洋相。~~大幕拉开了，贺奕站在距我不到两米的地方，他脸色苍白，说话的声音极小。牟森要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像平时那样讲话，我们发现，这根本不可能。聚光灯一打，舌头都被照亮了。在这里，就像在稿纸上一样，每句话都是台词，而且是立即发表，不得修改。我们站在那里，无话可说，但不得不牢牢记住，自己是在一部话剧里，所以偶尔我不得不和贺奕聊上两句，竟说得声音颤抖，舌头几乎掉到地上。我之所以支撑了下来，或者说之所以敢上台，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贺奕也演，也在台上。虽然他比我好不了多少，脸色难看，神色反常。~~

几个月前，我转道湖南，在长沙寻访贾谊的故居不得，被湖南的腊肉倾倒。之后，到了北京。在中国再没有一个城市像这个地方那样，有着这么多的文化垃圾以及国宝了。一般人渴望着被现代，而文化人则渴望着接轨。在文化沙龙里，人们口

袋里藏着某国人士的名片，因此喜形于色，“间或，也用英语交谈”，互相之间的问候是，“你接到邀请了吗？”在这个城市里，我少有朋友，多的是所谓圈子里的熟人，用得着的时候才打电话。但贺奕住在北京，这使我对这个城市稍许有了一点故乡的感觉。通过《他们》，我与贺奕相识并通信，他是少数几个我可以完全信任他们的审美力的朋友之一。对于我，一个城市是否重要，是否具有重量，这完全取决于谁住在那里。某一天，我与贺奕见面了。我依稀记得，他从这个灰色城市里翩翩出现，像一位白衣秀士。从书信到本人，并没有丝毫唐突之处。就是了，南方之鹤，单薄、朴素、清秀、安静，这种表面的印象恰到好处地掩饰了他性格中深藏不露的力量。我的感觉是此人并没有好好地利用他在北京的正式户口。在北京几年，他依然属于经常被圈内人嘲弄的那类对象：“没有一根电话热线通向他。”这个时代，后起之秀蜂拥，青年贺奕却似乎属于旧日北京背时的四合院，他住在这里，太正常地把此地仅仅当做一个户口所在地，而不是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的巴黎”。在熟人们中间，他比较容易被忽略，他从来不是在人群的核心高谈阔论的那一位，但在核心的人，如果不是蠢货的话，却非常在乎此人的看法。此人出现在我们中间，乃是要建立标准的，他不是为了进入所谓文坛，而是为一种伟大的工作而来。使用“伟大的工作”之类的词汇，可能有些夸张，有些戏剧化，但在这个崇尚“怎么都行”、“日日新”的时期，“伟大的工作”与其说是颂词，不如说是贬义词。早在十年前，青年贺奕就在《他们》上发表文章，表明了他与某种文化秩序的断裂（这种断裂并非仅仅针对主义造就的已经僵硬的主流文化，更是那些现代派、先锋、后现代之类的“知识”和“主义”）。他要恢复标准。

在1986年《他们》第三期上，贺奕说：“请问建国以来

直到今天，中国到底有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文学’？不论如何，作出过于简单或过于乐观的回答，我认为都是十分可悲的。可悲并非怀疑它是否实际存在才说可悲，可悲其实在于，对于所谓‘真正的文学’这一概念的实质性涵义，中国人中的明了者实在寥寥无几。”

贺奕说：“我不幸看到，最近几年来，中国人在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对主客关系的措置发生了令人哀叹的颠倒，一大批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奴才。从这些人嘴里，我再也听不到证明他们自身生命独特存在的响亮声音，我充耳所闻的都是那些和环境背景格格不入，充满异国风味的人名词语句式。我一度曾怀疑自己置身何处，因为我们的文化疆土似乎已被尽数瓜分，四面八方无不被西方思想列强包围盘踞……本来也是泥沙俱下的东西，却一概被中国人视为珍奇，不仅是外来文化中真正的精髓和营养没有得到合理吸收，而且这种文化甚至反过来严重腐蚀和毒害了中国文化的肌体。拾人牙慧在中国人身上，其表现竟然如此拙劣。这种在文化、哲学、理论方面的自卑，业已上升为一种新的民族性的东西。”

贺奕还说：“时下最为切迫的问题就是，普遍缺乏一种对诗的根本性原则和最高意义上的正确把握，缺乏一种为众多诗人清醒意识到的，对于诗的本质上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

青年贺奕并非危言耸听，其实在十二年后，我可以说，至少在批评方面，审美的中国标准几乎已经完全阙如。贺奕属于那种一开始就“在世界中写作”的作家，对于此类作家来说，写作的“在世界中”乃是一种常识。从杜甫到曹雪芹，汉语从不以为它是在世界之外写作，是为了“被翻译”及与某种知识的“接轨”而写作，但这一常识今天已成了少数智者在坚持的真理。在今天，普天下，都是渴望着接轨的人群与他们的知识

分子。就像云南森林中的黑豹那样，“在世界中写作”的人已经几乎绝迹。贺奕属于一开始就写着那种不会过时的东西的作家。因为他不是为了进入某种现成的世界的文学秩序而来，他为心灵而不是为自我写作，这一点决定了他一开始就是“在世界中写作”，他的边缘性是天然的，而不是所谓刻意为之的“立场”。他在1988年发表于《他们》第四期上的小说《准时返校》，如果在今日发表，批评家可能会把它放在“新状态”里，但在新状态的点名册中，却是没有贺奕的名字的。

在文人圈子里，我习惯与人们打交道，先要在刚刚引进的某某主义、或某某赫斯上达成共识，或者认同于某种知识光谱，甚至出身年月“一代人”，然后才成朋党，成为圈子。但在我看来，这些东西不过是像空气或垃圾一类的东西，不过是“被抛性”、某种你不得不接受的，不过是常识、背景和出发点。写作永远在知识和它衍生的一切之上，写作是唯一直接关乎心灵的事情。但为了照顾别人的自尊心，我时常装作把这些看得十分严肃，就像某党的行动纲领那样重要。我其实极为轻视这些依靠学问、知识、主义和信仰来建立自信的人们，但我不说。某些被时代精英们津津乐道的东西，例如：写作上的理想主义、写作中的上帝，难道不是 $1+1=2$ 的问题吗？在歌德卡夫卡那里，你永远听不到他们时代挂在德国知识分子嘴上的那些“当代知识”。对于中国古典作家来说，这种东西连在场都没有。李白和杜甫在一起会说些什么？湖南的腊肉。就是这样。我确信应该有把这些当成常识的人，这种人肯定在文坛之外，贺奕就是一个。这个湖南人从北京的某条街道上走过来，我们“就像两个杀人犯，一见如故”。在这个时代的核心处，我居然遇见了一个“在时代之外的人”！我谈起湖南的腊肉，贺奕心领神会。下一次，贺奕从故乡给我带来了他母亲制作的腊肉。比我想象的更好。

大约是1992年前后，贺奕在北京创办了中国唯一的，也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民间的批评刊物《发言》。这个时代的批评令他绝望，“今天的评论界如此卑躬屈膝，丧尽尊严，如此浑浑噩噩，在它眼里的中国当代文学早已羽化登仙，它怎么能够叫人产生信任？”“评论如果不能一针见血，指点迷津，我们要它何用？”《发言》仅仅出了两期，但它的在批评之外的批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奕的小说不是靠在情节和结构上的聪明取胜。他的小说总有一个口气貌似谦卑、自我解嘲的、多余而不合时宜的、令人尴尬的、轻易就会被强权粉碎的叙述者，站在“正式的”、“主要的”、“正在聚光灯底下高谈阔论的”、“衣冠楚楚的”、“流行的”一类事物或人物的一旁，小声嘀咕着把皇帝的新衣的真相指给别人看的那一位。吸引我的不是他的故事，而是叙述这个故事的可怜家伙的那种明知故问、暗含讥讽、大智若愚的语气。贺奕可能有一些纳博科夫式的幽默感。故事的叙述者才是贺奕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我以为这是一种根本的东西。通常的小说其实是可以依靠学习小说技巧之类的东西而成为谋生手段的，但类似普鲁斯特之类的叙述者，能够通过自言自语传达出那种善良、谦和、亲切的天性的叙述，在当代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中国，我一向轻视那些写小说的人们，我知道在他们的一本正经的面具底下，藏着的是一对时刻准备向好莱坞暗送秋波的眼皮。贺奕是少数几个例外者之一。

1998年9月2日

目 录

树未成年	1
药犯	13
苦岁粮	31
我工作的头半年	47
情感的隐秘部分	75
人生百念	83
迟到	91
火焰的形状	103
人民调解员	123
伪生活	139

树未成年

七八岁，我们人人梦想从军。我们不时听听广播里的新闻，然后跑去水塔下面，把一天来大人們的言论汇集在一起，借此揣摩共和国内外敌人的动向，看看战争有无可能赶在段考前爆发。我们都很清楚，和平只是表面现象，是磨刀者的迷魂汤。回到血雨腥风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又是那般的让人神往。我们仅仅担心自己的忠诚，能不能经受住炮火以及被俘后严刑拷打的考验。当我们跑到水塔下面，心情变得比往日更加烦躁的时候，小二总教我们拿半边耳朵贴在地上听。

我们真希望自己能像小二一样，听见工兵部队挖掘地道的

铁锹声。就像水面下有倒影，小二说，地面下也有同样的一座城，规模与地面上的这座一般大。某个走夜路的人，偶尔能听到打那儿传上来的咳嗽。那儿储备有足够多的钱粮、布匹、武器，宽敞的房间，足可安顿战时的人民。自然，它还有的一个好处就是不分昼夜。

在小二对我们说过的话中，没有哪句我们不信。因为那个时候，全民皆兵。街上报栏里常常贴满防核战争的宣传画。人们往往能赶在辐射作用之前，轻易就找着通往地下城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入口，并且脸上兴高采烈，丝毫没有罹难的恐惧感。母亲继续哺育婴儿。科学家照常进行生物（画面上多为兔子或白鼠）实验。农民们，则终于可以撇开地里长年累月的活儿，平生头一次坐在高背软椅上好好休息一会儿了。

战争的后果，看来将直接由战争的发动者承担。人民获得的却是在另一个世界延享幸福的好机会。

我们常常集体翻越围墙，潜入街角的影剧院。我们成了那个时代最狂热的阿尔巴尼亚影片迷。那个时候有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新闻简报有课上的政治老师传达，飞机大炮我们也所知不少，哭哭笑笑磨灭斗志让人厌烦，最令我们着迷的还数莫名其妙。在我们看来，那种困惑感恐怕是任何革命者在风雨飘摇变幻莫测的战争年代里必然产生的。不管影片中的对话和情节显得多么深奥，至少我们能明白胜利是一定的、但须流一部分血作代价这一最浅显的道理。流血的多与少，关系胜利的大与小。至于由谁来充当这理应流掉的一部分血，我们总是相互推诿，争得不可开交。

学校也开始组织野战演习，以适应世界紧张局势的最新发展变化。地方驻军派出一位连指导员，负责对整个演习进行总体部署。临行前，全校师生在大操坪上列队集合，高歌数曲。

往常，但逢有类似的重大集体活动，我们总是公推小二为头。这回甚至都无需我们发出呼吁，部队上独具慧眼的指导员就从人丛中挑出他来，让他站到队列的最前面，负责操纵立正和稍息。我们无不欣赏小二当领袖时发号施令的那套作派，让我们觉得地上的蚂蚁也随我们一道动、一道停的。他个头不算太高，却有一种每到关键时刻便会毫不手软的强悍。他曾经和我们中的谁打赌，一连十几秒钟，目不转睛凝视正午的太阳。

小二统率我们迈步出发，在农郊小径上急行军。我们负着柴火、蔬菜以及野炊所需的工具，再按规定在书包里压上一块红砖，或者一块废铁。路面上每隔一段距离便被摊上数堆牛粪，每堆牛粪上都插有一面或蓝或黄的小旗，旗上赫然写着“小心地雷”四字。不幸的是，这批出自指导员天才的杰作，不少已被惊吓得四散奔逃的鸡犬弄得东歪西倒。

紧接着笛声长鸣。我们谁都明白这是约定的空袭警报。我们无暇思索，就地扑倒，往往不得不压碎怀中的一捧鸡蛋，或让砖块磕伤膝头。有位同学干脆从坡上一骨碌滚了下去。后来知道结果尚好，不会终身致残。

我们抬头往上望，除开当空一轮烈日，暂时还未发现敌机的影子。只有小二全然无视战争来临前的恐怖气氛，正从人丛里的一处空隙跳到另一处空隙，训斥着那些身体过于暴露，姿势也大为不雅的愚笨的隐蔽者们。

不光是这种偶一为之的阵地战、运动战，就是发生在我们街巷里的肉搏，小二也从不漏过机会，充分施展他的指挥天才。从前他父亲南下时穿过的军服，后来被他哥哥穿上，北上汇入红卫兵串联的大潮；如今又传到他手里，在冲锋陷阵中逐渐磨损和发白，更显出一个家族的荣耀。

我们也非常崇拜小二的哥哥大龙。他也算是我们那片街区的一号人物。每次大龙只要一露面，我们一帮人就呼喝着跟在

后头跑，好要趁他不备，碰一碰他背上挎的那杆冷飕飕的猎枪。关于大龙的无数传奇，都比不上他曾把一枚金属制的毛主席像章，直接别在胸口的皮肉上，直到伤口溃烂后结痂，像章像个灵巧的小器官那样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为止。我们猜测，多年以来，像章是不是至今还挂在那儿，又不敢轻易去问小二，解这个疑。

每回，只要有麻雀栖落在路边的树梢，我们便一齐冲二楼小二家喊大龙的名字。黑乎乎的枪口随即从窗口探出。更多的时候，鸟类们应声落地，由我们狂呼乱叫一拥而上去收尸。

无用武之地的少年，空有一颗报国的雄心。我们浪费了每一天产生激动的宝贵时刻，草草翻阅课本，段考还是如期举行。水塔下的聚议越来越变得乏味。到了那年春节，我们唯一可玩的游戏就是把拇指粗的雷鸣炮插在雪球里，点燃引线，朝街对面行人们的头上扔。我们甚至想过占领一处山头，落草为寇。

我们一次次被逼回到家庭的桌椅间，面对一堵空墙。然而任何冥想都无法挽救破灭的英雄梦。我们只好叹息投胎不利、生不逢时，小小年纪便有身世苍凉感。

但是，只要战争的阴影还在，反动势力还阻碍着世界进步事业的进程，就必有出现转机的这天。我们从小二那里得到最新消息，说是北面和南面的边境同时吃紧，中央正在连夜开会，分析目前动荡时局，展望世界大战前景。不久，作为这一消息的验证，街上果真出现了一队一队的民兵。荷枪实弹，话不高声，往往是刚结束为期一至数天的强化训练，正走在由靶场返归工厂重地的路上。夜幕下，一辆辆被墨绿色帆布遮得严严实实的平板卡车，悄无声息地驶离城市。而近来地下工兵挖掘地道的铁锹声，小二说已变得比鼓点还要密集。当看到家里大人们那副恹恹惶惶、丧魂落魄的样子，说话嗓门压得低低

的，手不由自主地来回摆动，我们人人心头不禁涌过一阵狂喜。最令我们兴奋不已的是，据说上级已经下令要以街区为单位，组织红领巾兵团，发放必要的武器装备，并抽调我军指战员加以专门辅导，全力进行扶持。我们听到不少传闻：附近好几条街已经在动，真的成立了兵团，有森严的纪律，每日清晨五点起床，借曙光操练杀敌本领。

眼看再也不能等待，我们一夜间便揭竿而起，拥立小二为王。我们央求豆子当裁缝的妈妈为我们缝制红袖筒，又请扁鱼当木匠的叔叔用废木料，为我们刨出红缨枪的枪头。我们收集玻璃球作为子弹，用树枝条缠在头上权充帽子，灶边锅盖顺手抄作盾牌。

我们指天盟誓，要亲密如兄弟，不畏流血和牺牲，坚决服从小二的领导，万万不可生异心。

每人都分得一份衔头，一项任务。

接着小二设计把看守水塔的老头儿引开，亲自将一面小手帕高高绑上水塔的尖顶，一任它随风飘荡。如有必要，我们甚至可以借它来号令全城。我们把住路口，对过往的一切可疑分子详加盘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凡属真正敌人，在不被放行时总是咆哮如雷。因我们一贯相信，一个真革命者，纵受天大的误解和委屈，也决不会有半点怨愤，仍会和颜悦色地协助组织和同志们的工作，耐心等待十年二十年后冤情大白的那天。

很快我们发现，生活中敌人的数目委实惊人。虽说他们暂时还处于零星和游击的状态，但估计联合起来只在早晚。为找一条防患于未然的良策，人人都煞费踌躇。偏偏不巧就在这时，下街区的一帮孩子又趁乱侵入我方领地。他们占据一处从前用挖蓄暗沟的土方垒起的小山包，在上头嘻嘻哈哈地玩闹，就像我们当初从那儿扔雷鸣炮一样，往街对过扔石头。几十步开外站着我们全伙好汉。可他们好像有足够的耐心，似乎要给

我们一个宽松的期限，等我们决定好了再上去递降书顺表。

如此不敬，逾越常轨而纯属挑衅的行为怎不激怒我们。他们占的不止是一点点泥，一点点土。他们占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荣誉心的高地。我们群情耸动挤到小二身边，单等他一声令下。

小二说：“慌什么，夺是肯定要夺。”

谁冒出一句：“我们可以偷袭。”说这话的原来是豆子。

小二说：“我们光明正大，绝不偷袭。”

于是我们遵照小二的部署一字排开阵势，先由大嗓门的冯贵上前喊话，限令对方马上撤离。我们顷刻便得到一排破空而降的泥块作为回应。抢头功心切的豆子，匹马单枪径直冲上前去，却不幸被对方擒掳。

对方两个家伙把豆子架到阵前，死命压住他的胳膊说：“喊饶命！”

“不喊！”

“喊饶命！”

“不！”

“喊饶命！”

“不——啊！”

“喊不喊？”

“饶，饶命……”

对方那帮家伙全体爆发出一阵轻蔑的哄笑，气得我们个个咬牙切齿，个个手心窝里都攥出一把汗来。只见小二不紧不慢地从后裤兜里掏出一张弹弓，就是他常用的以钢丝作柄，以一小块麂皮作弹托的那副。我们知道他伸手去掏的另一只口袋，是专放他平时精心预备的小圆石的。立刻，就听对方阵营中一声接一声尖叫响起。那些两秒钟前还不可一世的家伙，现在却一个挨一个跪倒在地，哼哼唧唧叫唤个不停。我们大队人马趁

势掩杀过去，敌方慌不择路溃逃，好几个都是连瘸带拐。

我们心中洋溢着对于失而复得的领土的无比欣悦，却见临阵变节的豆子在一旁泪光闪烁，俨然已将自己归入胜利者的行列，不禁对他更增一份鄙夷。

小二把豆子唤到跟前：“你不知道自己的罪吗？”

“知道。”

“什么？”

“没有宁死不屈。”

“你不知道一个人宁死不屈的道理吗？”

“知道。”

“那你做没做到？”

“没有。”

“你不知道该受什么样的惩罚吧？”

“不知道。”

“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小二面色沉峻，“先开除，后枪决。”

我们众人立刻为眼前这一平生罕遇的场景深深打动。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命运真可以由一句话主宰。豆子的口气也突然变硬：“好，你们可以开除我，然后枪决，但你们先得把胳膊上的红袖筒退下来还我。那是我妈妈做的，全都得还我。”

人人都下意识用右手护住左臂。作为战士而不佩戴红袖筒会是何等的缺乏感召力啊。请稍稍设想一下。况且红袖筒还让人区别于平头百姓，那市井中的贩夫走卒。

我们说：“一切财产都要归公。”我们的语气明显缺乏力度，而力度又恰是说类似一切财产都要归公这样的话时务必添上去的。

豆子趁虚而入：“但你们说，我再也不能加入你们了

吗？”

小二沉吟片刻道：“你可以加入我们，但你必须先被枪决。”

“我先被枪决了，又怎么能够再加入你们呢？”

“你只有先被枪决，然后才能再加入我们。”

“枪决是假的枪决对吗？”

“枪决是真的枪决。”

“那死是假死？”

“死也是真死。你得让自己真的死过去一次。你得觉得自己真的死了。等你睁开眼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你得觉得你也记不起过去发生过的一切。突然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新人。你拍拍干净自己身上的土，然后就可以再加入我们啦。”

豆子的每处毛孔都在帮助他琢磨这段话：“就是说……”

“就是说，”小二舔舔干涩的嘴唇，“就是说你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我们接着开始讨论行刑仪式中的细节问题。我们一致认为，刑场气氛必须弄得真像那么回事。我们要打住脸上的笑，把胡乱动弹的手摆好，相互间不可眉目交流。要觉得真站在死亡的悬崖边上，深渊中的凉意穿透骨髓。不然的话，就会让那些未叛变过的人，反而觉得叛变是件新鲜有趣的勾当，生起要尝试一番的恶念；而让那些有过叛变经历的人，视叛变如家常便饭，他们会认为，生命既然能第二次获得，也就很难说不能第三次，第四次，接连不断地一次次获得下去。

小二决定要用一支像模像样的真枪。

冯贵说：“那除非向大龙借。但大龙会借给我们吗？”

小二说大龙当然舍不得将心头肉随便借人，他只能趁大龙一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弄出来试试看。

我们等小二跑回二楼的家去。出乎所有人的料想，事情居